田泊 书房

平常心是道

● 人文与传播学院 田忠辉

在《论语·子罕》中，有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一句话，意思是“夫子站在河边，看着河水奔流不息，感叹说：不断逝去的东西就像这河水一样啊，日夜不停地奔流。”这句话往往被我们理解为 “往日已逝不可追，珍惜当下”的意思。这没有错，古代经典本来有多重意思可以解读。

但是，我觉得如果将孔子这句话理解为一种“单纯的描述”也未尝不可。孔子站在奔腾不息的河边， 看到河水奔流，想到人间万物，不管是人、事、草木鱼虫，万事万物，无非是处于“不舍昼夜”的“消逝”状态，其实，“消逝”无非是一种常态而已。

孔子另有一句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描述的也是一种常态。寒冷的季节，万物凋敝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到松柏仍然翠绿不凋。翠绿不凋的松柏并不比小草、苍黄的叶子更高贵，岁寒不凋只是源于他们就是这种植物。所以，我们过去用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来形容或者期待人们要努力做到忠贞的品格，即使再寒冷，也要凌寒不凋。这样的励志鼓励其实是不符合常理的，因为小草再坚强，寒冷也会摧折它。事实是：什么季节的植物就要活在什么季节，凌寒不凋是某种植物的常态，而对不是这种自然品种的植物来说，怎么努力也是不行的。

从上述这个意义上看，孔子对君子品格的塑造，并非是造出一个新物种，而是要焕发出被遮蔽掉的“君子”这一品种。钱穆先生被描述为“一生在为故国招魂”，其实这首先是要有“魂”的，只是他们流离失所、漂泊流失，现在要将他们召回而已。这样来理解，就超越了鸡汤的励志意义，还归孔子的本意。

2018年的冬至前后，我去了一趟曲阜，亲身体验了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的状态。我的最大收获就是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的话，不过是真实生活的现场体验，是对一种百姓日用的真实描述。孔子并非是一位超验的哲学家，他也不是一位构筑体系的思想家，他并不执拗于追求抽象的本质。实际上，孔子是一位时时刻刻活在现实当下的践行者。他所提倡的一切，都是符合现实实际情况和人性常态的。其实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，并不着意构筑理论，而是重在踏实过好当下人生。

名言一开始并不一定是名言，可能只是说了一件生活里平常的事。“逝者如斯夫”这句话就是这样，“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”也是这样，这些话只是说了一件平常的事而已。孔子讲四戒，说君子“勿臆，勿必，勿固，勿我”，可见，在他看来， 君子对于想当然的理解世界，是要去努力戒绝的。

读懂了这些，就可以避免被鸡汤蒙蔽。人生认清自己最重要，一念花开，不勉强，就是道行。因此，如果你是杨树，就不要学做松柏了，活出你的杨花纷飞就好；是大河，也不要停息了奔流，铺展出你的辽阔雄浑就好； 如果你生而为人，就努力不浪费时间，活出你的自在和真诚就好。

说这些话，只是想说，不用鸡汤去蒙人，更加可贵。平常心是道，教师作为育人的职业人，在日常工作中尤其应该注意这些。说到底，回到事物的本来，回到真实生活，这就是道行。

流金 岁月

车上的断想

● 2018级汉语言文学(商务文秘)1班 姚勇洲

耀眼灼目的第一缕阳光正在割开紧闭的睡眼。

九个小时前，我跟着人群在一片橙黄的灯光下拖着滚滚作响的行李箱，大包小包一股股塞进行李舱中，坐在座位上满怀憧憬。身后有个女生说着软糯的话跟父母报平安；前座的两位男生不知在谈些什么，时不时仰头大笑，口中又蹦出些难以道说的词；而我身边的大哥已经将脚架在前座后背上，打着呼噜，兴许做着回家的梦。总之，大家都没想到车会像蜗牛一样粘贴在高速公路上。

朝阳升得很快，稍眯一会儿，大鸡蛋似的从海平面直跃到树梢。耳窝里像是有甩不完的蚊蝇。我瘫在座位上，刺眼的光芒穿过玻璃窗打在额头，烫烫的。望着望不尽的车，想着还到不了的家，昏昏欲睡。后座几个女生低声细语， 一方抱怨着回家路途的漫长， 一方聊着国庆档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。后者如同一根细针，挑动我的思绪。

家乡，目前看来是到不了的了。只是家乡的某些画面在脑海中闪过， 我把它们充当早餐咀嚼几口， 在这段沉闷的旅程聊以慰藉。

家乡泛着练江，东临海门镇，南边海门湾过去是南海，三面环水，据说钟灵毓秀，故获得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村里确实盛产人才，却没有多少优质学校，给这片“人杰之地”留了几丝遗憾。当中差强人意的，小学算是一个。而我的童年记忆也在这里保存了一些。

小学面东背西，前方是练江，背靠一条公路，左边是桥下的灌木丛，右边是几亩虾池。学校左右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沙路，一条是水泥路。沙路离家近， 是我最常走的一条。夏日走在路上，停驻在树荫下，可以随便拾起石块往金光粼粼的水池上扔 “飞镖”，与同学比谁弹得远。沙路上坑坑洼洼，一下起雨来便有数不清的大小水洼， 不想蹚水时搬起几块大石头铺成一条道， 穿着雨衣蹑手蹑脚地走，就像二年级课文《充气雨衣》和四年级课文《搭石》里描写一样，颇有趣味。这些课文的插图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
旁边的大哥又把脚架了上去， 洁白的脚袜散发着一股怪味儿。我忽而往后一倾，车终于动了。窗外的车辆倏忽而过，风一样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和这股怪味儿，使我有点醉醺醺地靠在窗边。

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哥哥姐姐都睡着了，除了远处的车，瓦顶的风和夜作的人。大门咿呀打开，父亲捞鳗苗回来。母亲为父亲煮好了热腾腾的面条，唤我起来吃。他们在一旁叨着絮语， 我端着面条， 听着风声和车声，看着游动在桶里的鳗苗。明天，当我父亲熟睡的时候， 我会跟着奶奶走过街巷去与买家交易鳗苗。鳗苗又称软黄金，它一条能卖几十块，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

家乡是个渔村， 海堤总会飘着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儿，几乎家家从事渔业，我外公曾经给人看船，伯父也做过船长。家里的男丁几乎个个能游水、会吃鱼，除了我。河豚是我为数不多愿意吃的鱼， 我有一次因吃河豚，不注意，喉咙卡到了鱼刺。而且它有剧毒， 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。不出海的傍晚，当我们坐在门口乘凉时，总会看到邻家大叔光着膀子在门口补渔网。渔网也有鱼腥味儿，所以我从不动手碰它。

那时日子很慢，坐在门口，抬头看天空中的飞机拖着似乎永远不消褪的长云。到了傍晚， 火烧云给一天画下鲜艳热烈的闭幕。有时一天要在家和小卖铺两端跑个十几趟，母亲曾问我羞不羞耻，我嚼着辣条直摇头。我也没想到， 以后许多人会搬离故地，故地也会成为回忆。

回忆？这是乡愁么？

我想起一篇文章， 它提及乡愁的建构性与超越性：与其说是“回到故乡”，不如说是“建构故乡”；与其说是“回归家园”，不如说是“创造家园”。

其实，当我在回忆故乡时，又何尝不是在建构一个心灵中的故乡， 回忆和想象总是难以明确区分的，它未必符合客观真实。而我的追忆， 莫若说是找寻自己的心灵归宿。

想到这，我记起一个同学。当被问及一个平常的问题——你是哪里人——时，他会有些犹豫，因为其出生地、籍贯不是一个地方，因此也很难说清自己的家乡，乡愁依附何处。

车颠了一下，我惊醒过来。

中午十二时许，车到达目的地。

我下了车，搬出行李，往一座座楼厦间走去。我没有吹到海风，也没有看到渔船，毕竟我的家已经搬离渔村很久了。

人在 旅途

海德堡游记

● 2018级法学(粤港澳大湾区法务)1班 王舜之

“我把心遗忘在海德堡/在一个温暖的仲夏夜/我的耳朵充满了爱情/她的嘴唇好像玫瑰含笑/当我们在大门前告别/我清楚记得那最后一吻/把我心遗忘在海德堡/我的心啊在内卡河边狂跳。”

——歌德《把我心遗忘在海德堡》

同样是一个仲夏夜，不过这夜晚是微凉的。我坐在位于新城堡街(Neue SchlossstraBe)的宿舍桌前，写下了这篇行记。不同于仅一二日便离去的游人，我要在海德堡大学学习31日， 这足以让我深度感受这座城市了。

歌德称自己把心留在了海德堡，留在了碧波荡漾的内卡河边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坐船游完莱茵河再游内卡河，便能感受到内卡河十足的生气。虽然宽度相比莱茵河稍窄，但沿河而下，两岸有耸立山脊的古堡、有沿河伸展的房屋、有房车营地、有船闸、有航运，显得忙碌而悠闲。著名景点 “老桥”(Alte Brücke)横跨内卡河，连接着哲学家小径和老城。黑格尔等学术巨擘，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， 从位于老城的海德堡大学穿过市集广场，走过老桥，去另一侧的哲学家小径散步，顺便思考新的研究。小小的海德堡，精华便在这段路上。

海德堡的哲学家小径，无数学术大家曾漫步过。沿弯折的小径拾级而上，便是一条健身步道， 再向上就是山了。山上有观星台， 我曾半夜上去观流星，景色很美，但环境实在恶劣，极冷，草极多，根本不能舒适地待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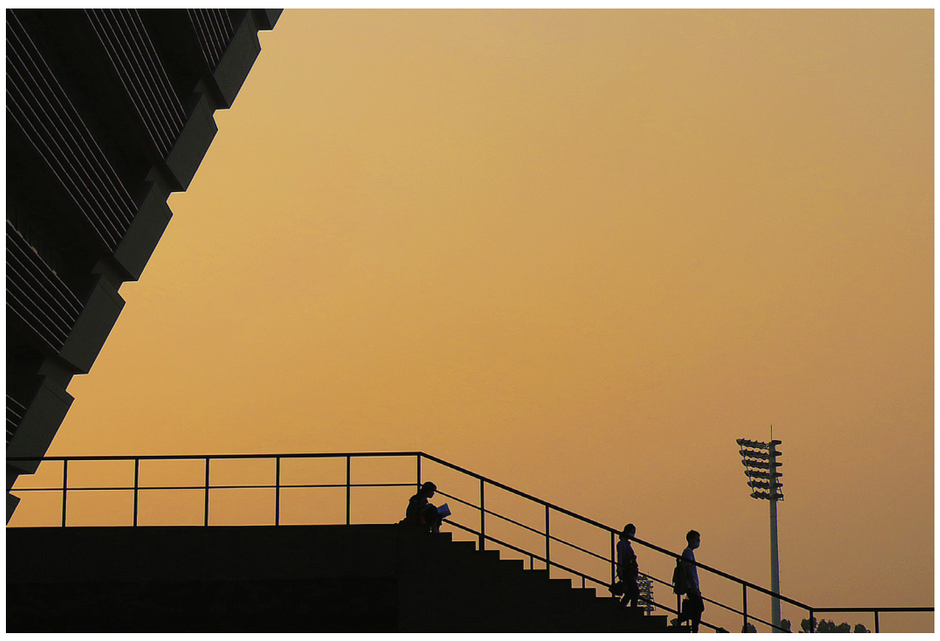
我住的宿舍十分靠近大学广场，走路仅需4分钟。向闻名世界的海德堡城堡走去也没有几百米。在城堡下乘缆车登上王座山，放眼望去，内卡河环绕着新城区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“U”形。坐在山上，吹着风，迎着夕阳，就这样对着海德堡城，感受缓缓流逝的人生。王座山的最高处有步道，有森林，长满了高大的松树，地上落了许多的松果。海村的情侣们，喜欢牵着手，从步道向山顶走去。

海德堡主街，又叫 HauptstraBe，连接着市集广场和俾斯麦广场， 长约1.6千米，是欧洲最长的步行街。街宽约10米， 每日都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在此参观、购物。街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布着商店和餐馆，建筑充满了欧洲风情。我在美因茨的古腾堡博物馆撞坏了眼镜，到主街的一家眼镜店维修， 居然是免费的，着实不可思议。

海德堡餐馆繁多， 但还属食堂便宜。海德堡大学的 Zeughaus 食堂最为出名，它是由旧军火库改建的，因而墙壁以石头筑成，高且厚，十分坚固，据说也有很多年历史了。海村的餐馆在周日都不会开门营业，食堂在周日便是唯一的依靠。

海德堡大学的图书馆，也是以石头筑成。外表呈深沉的红色，显得严肃而古朴；但进入内部，却又是大量毫无疑问的现代化设施。两相对比，更能感受到沉重的年代感。的确，这栋建筑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，数十次修缮才让这栋老楼能够满足学子日益增长的需要。虽然图书馆大部分设施已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， 但那手拉门的框架式电梯，却又摇摇晃晃地展现着这里的年轮。或许这种古旧与现代的交杂，就是海德堡的魅力吧。

万象 走廊



归

● 2018级财经新闻 蔡婉宁 指导老师 吴雁

感悟 人生

手捧一碗酸菜鱼，满盛思绪忆往事

● 2020级视觉传达设计2班 周愿

郊区大排档的服务员阿姨，操着一口流利的广普， 手脚麻利地摆放碗具，烧起一炉烟雾弥漫的柴火，将一口黑铁大锅重重地放下去，火星迸溅，少顷水雾喷腾，掀起锅盖，一条完整的大鲫鱼随性地摆在锅里，汤中四散着切碎的酸菜块，简单沾些酱油便能吃了，这就是我对于酸菜鱼这种食物最早的记忆。

这样一大锅的酸菜鱼，往往是我们一大家子人一起去吃的， 石头桌子，室外大棚，喝酒喧闹的人群，蚊香和柴火的烟雾交织在一起，可以说是很糟糕的环境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以为酸菜鱼就应该是只有酸味，没有辣味，甚至鱼都应该是整条下锅煮的，不入味是常态。

这样的口味以及环境，最终给我留下的只有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出去下馆子的快乐。那个时候长辈们还很年轻，精神饱满，大快朵颐，没有如今四处忌口的谨慎，小辈们人还很齐，只知道凑一块热热闹闹地打打闹闹，没有如今抱着手机沉浸在自己小世界的沉默。

这个时候的酸菜鱼，吃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的口味也在各种原因的驱使下变得越来越重。酸辣粉，螺蛳粉迅速火爆起来，起源于重庆的酸菜鱼， 近两年忽然看到了商机，纷纷入驻到南方的小城来了。

连锁品牌酸菜鱼馆子大都装修成复古风，昏暗的室内灯光，只留鹅黄的射灯照着桌面。大白瓷碗盛满切成薄片的鱼，奶白的浓汤，煮过酸菜后表面飘着一层绿色的油花， 撒上炸香的辣椒段、花椒，铺好芝麻、辣椒面，大汤勺热一勺香油往上一浇，勾人食欲的“滋啦”一声过后，衣着整齐的服务员小姐小心翼翼地端到餐桌上， 暖黄的灯光照耀下，大多数的年轻人都选择了“让手机先吃”，掏出手机美美地拍上几张照，才拿起筷子品尝。

那时候家附近也开了一家这样的酸菜鱼馆子，热爱美食的母亲自然不甘示弱， 带着父亲和我就前去凑热闹，一口酸菜鱼下肚，母亲和父亲被辣到泪眼汪汪，常年在外学习居住的我，却已经习惯了“辣”这个本不属于广东人的口味。之后再去酸菜鱼馆子，总是要点上两份，一份辣的属于我，一份不辣的属于他们。

每当我吃着专属于我的飘着辣椒的酸菜鱼，看着对面与我已经有口味上的代沟的父母，总是忍不住想，原来我已经和父母渐行渐远了。

这个时候的酸菜鱼，见证了我的成长。

踏上离开家乡的大巴，我拖着行李箱来到我的大学，惊喜地发现，大学的饭堂里就有一家好吃又便宜的酸菜鱼。

这是一家校外也有门店的连锁店，口味外观与前文的连锁品牌酸菜鱼无异。在校休整了几天，就开始了军训的“苦日子”。烈日炎炎，一个上午的训练过后，口干舌燥，喝下一整瓶矿泉水的我，食欲显著下降，随着大部队涌进饭堂， 却被一股混合着酸辣的香气吸引。当我端着酸菜鱼档口的碗坐下时，一早上的疲惫都被眼前这一碗美味所消解，嗦一口吸满汤汁的红薯粉，忍不住湿润了眼眶。

这个时候的酸菜鱼，是疲惫后的安慰。

军训里认识了一个女生，我们越走越近，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去了饭堂的酸菜鱼档口，点了双人份， 一大碗满满的鱼片在高汤里微卷，我隔着氤氲的热气看着面带笑容的她，这一刻，画面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这个时候的酸菜鱼，见证了我的一段新友谊的诞生。

我在长大， 酸菜鱼也在不断变化，有些人在这期间离我远了，有些人在这期间离我近了。人总要长大的，这未尝不是好事情。我手捧一碗酸菜鱼，碗对面的人在柴火烟、蚊香烟、水雾之间变迁。盛满回忆，大口饮尽，我看向远方，未来和我一起吃酸菜鱼的人还会有谁呢？

诗情 飞扬

新的一天

● 2018级 汉语言文学 1班 杨欣

走进大门
扑面而来的陈旧的绿
有细微而好闻的味道
古朴的大楼里
来来往往年轻的人

绿色的楼梯走起来咣咣响
电梯门叮地一声打开
飞机飞过天空
麻雀在篮球架旁蹦跳
书下是灰白的墙壁
走廊的风很凉快

一阵阵的哄笑声传来
那是时隔半年未见的欢喜
人们进进出出
上课铃震耳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

财子 心声

晚安，广州

● 2018级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 冯欣

这是我搬来广州的第五天。广州是一座很美的都市。

我是从学校的三水校区搬来的。学校的三水校区也很好， 和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很像。三水就像水，真的很温柔。大家的步子都不着急，早上风吹醒来，晚霞落日都漂亮。大家都慢悠悠。学校人工湖里还养着一群鸭子，偶尔游过来叫几声，偶尔也会不知所踪。

但是我已经离开了。我离开了三水，离开了慢悠悠的生活。快要毕业的我被挤上广州的地铁，3号线里矮小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压力。我才明白，原来，“被生活推着往前走”这句话是写实而不是抒情。

太快了，我跟不上大家的步伐。我有点恼广州。

广州的美女真的很多。三水的女孩大都不施粉黛， 和湖旁边的小树林一样自然生长。广州太艳丽了。路边擦肩而过的是美女，地铁旁边站着、坐着的是陌生的美女，商场里随处可见的也是美女，广州弥漫着美女的香气。我低头看看我自己，晒得黄黑的皮肤，大肚子矮个子，和广州的美女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我恼广州，我认为广州在排挤我。

事实上，我绝对是自作多情了。广州才没空搭理我呢。广州不仅多美女，广州各种人都多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广州会不会很累，每天那么多人挤在这里，就像我每顿多吃一碗饭撑着了那样难受。爬上在九楼的宿舍真的很累。早上起床刷牙，阳台里往外看是一条大马路， 再远一点是比我胖的小蛮腰广州塔。太阳出来了，天还是灰蒙蒙的。广州是不是还在睡懒觉？

广州是不清晰的。舍友说可能是人太多，车子太多，废气太多，空气质量不好，所以才灰蒙蒙的。白天的广州真的好冷漠。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我会在九楼的宿舍待一整天，宿舍其实很小，还住了四个人。我偶尔在室内闷久了， 就爱去阳台。广州的楼都高。广州寸土寸金，楼越长越高。楼和楼离得那么近，但是楼和楼之间却不说话，大家都棱角分明，大家都不好惹。学校旁边就是工地，我看着一大片低低矮矮的厂房被挖开， 轰隆轰隆变成一堆堆石头瓦片。倒塌的厂房旁边还有两三个蓝顶的铁皮房， 我猜里面是没有住人的，藤蔓从铁皮窗口溢出来。我看看倒塌的厂房，又看看更远一点的高楼，我问舍友：“这么高的楼， 如果倒了怎么办？”舍友说我杞人忧天。

我在广州总爱出汗，广州太热了。我和朋友下楼吃饭，回来一身臭味，朋友说我走路太急了。我以为是广州太热了。在我总出汗这件事情上， 我决定要和广州各自承担一半责任， 广州没有表示什么反对意见。

广州也不总是闷热的。广州的雨是暴脾气的，说下就下，一点都不给犹豫的时间。广州的天很低，雨下大了，世界就全模糊了。灰白色的云飘过来，卡在广州塔的腰上， 广州塔就被云擦去了中间最细那一部分，广州塔被分裂开来，上半部分就是一个不现实的空中楼阁。风和雨还要一起来。风要把晾在外边的衣服吹得疯狂摇摆，风连雨都想吹走，风像看不见的扫帚，哗啦啦地赶走一切。

广州其实很温柔。其实广州明白，广州有太多太多和我一样会感到孤单的人了。来广州几天，我终于发现，晚上的广州才是真正的广州。楼和楼之间都是灯光，大家都很热情。太阳下山了，空气也凉下来，风也是从三水吹过来的，大家一样的舒服。

夜深了，还没有找到家的心在飘荡，十点五十分的广州塔灯光轮着换颜色，字幕写着今天最后一句话：“广州塔对大家说晚安。”

总编辑：罗玉燕 责任编辑：罗玉燕 编排：伍一龙 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赤沙路21号 邮编：510320 电话：020—84095522 邮箱：Xiaobao@gdufe.edu.cn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印刷 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和北路8号